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 SHIXUEJIA  
XUESHUJINGDIANWENKU

# 李凭

学术经典文集

LIPINGXUESHUJINGDIANWENJI

李凭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 SHIXUEJIA  
XUESHUIJINGDIANWENKU

# 李凭

学术经典文集

LIPINGXUESHUIJINGDIANWENJI

■ 李凭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凭学术经典文集 / 李凭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4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203 - 08985 - 8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 - 魏晋南北朝时代 - 文集 IV. ① K 235.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3142 号

## 李凭学术经典文集

---

著 者: 李 凭

责任编辑: 李 鑫

装帧设计: 柏学玲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282 千字

印 数: 1 - 2 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8985 - 8

定 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 出版前言

自梁启超先生推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又一个百年过去了。这一个百年里，中国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同时学术腐败大量产生、学术垃圾层出不穷，给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需要及时地盘点、甄选、梳理和整合。这对于我国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传承，对青年学者的学习和研究，对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与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总结中国现代百年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传承史学大家的学术经典，促进史学研究的科学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与全国史学界广泛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建设一项具有传世之功的学术公益工程。我们坚信，这是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出版工程，将会师范后学，推动我国历史科学的进步。

学术论文是学者发表学科研究成果的一种基本方式，最能代表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思想，反映一个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境界。该文库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学术精华的大盘点、大集成和大展示，我们将在全国史学界的支持和帮助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陆续收录 1912 年以来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著名史学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不收录学术著作），结集成书，铸造百年史学经典，希冀惠及当今，传之久远。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使用，我们在每个史学家的学术经典文集的前面设有学者学术小传，书后附有学者著述目录。同时，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网站上设有《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数据库，读者可凭借每册图书中书签所提供的密码，登录网站，使用其电子版。

我们在以往的出版工作中，曾得益于历史学界的信任、支持和帮助，谨此致敬、致谢！今后我们将不懈努力，继续为史学领域的学者和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山西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作者学术小传 .....	( 1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	
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 .....	( 27 )
盛乐成为漠南中心的历史背景 .....	( 50 )
六朝的历史地位 .....	( 74 )
南贫北富局面的转变及相关经济问题	
——读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	( 96 )
鉴定曹操高陵的各项证据 .....	( 132 )
曹操形象的变化 .....	( 188 )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 .....	( 210 )
再论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	
——答安介生和姚宏杰二同志 .....	( 238 )
北魏离散诸部问题考实 .....	( 270 )

北魏明元帝以太子焘监国考 .....	(305)
北魏孝文帝非文明太后私生辨 .....	(353)
北魏文明太后与孝文帝	
——兼答力高才、辛长青二同志 .....	(372)
北魏龙城诸后考实 .....	(410)
李凭著述目录 .....	(448)
后记 .....	(463)

## 作者学术小传

李广洁社长和石凌虚副总编辑嘱我交出一部论文集来，还吩咐要写一篇学术小传。这令我颇感为难，特别是写学术小传的事情尤其难为，因为回忆以往，竟无生动有趣的感人举动。所以，我写出来的只能是如下的陈年流水账。

我的学习经历：1978年9月至1981年7月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导师是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杜士铎教授。1986年9月至1989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余庆教授。

我的工作经历：1974年7月至1978年7月在山西省阳泉市第二中学任教员。1981年7月至1986年7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89年6月至1991年3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马列文献研究室任主任，民国时期总书目编辑部任副总编辑。1991年3月至1995年



12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属书目文献出版社任社长、总编辑，兼任《文献》、《中国图书馆学报》、《北京图书馆馆刊》编委。1996年1月至2002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任主任；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9月1日至2002年8月31日，接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原汉城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高级访问研究员。2002年12月至2005年2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至2012年7月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且创办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任主任。2012年8月至今在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任教授。

我的学术经历：1998年当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2001年当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2004年至今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2012年当选广东广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2014年当选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名誉会长。2005年被华南师范大学评定为A岗特聘教授，2011年评定为首批二级教授，并任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11年受聘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古代历史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2012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首席研究员。

上面的三小段自述似乎交不了差，因为按照编辑要求，虽云小传，却也应万把来字。我思量再三，决定将我起步

时的一些体验写出来，聊供读者诸君闲时议论而已。

## 一、我的业余大学

“你怎么没有上过大学呢？”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尤其在国外访问时，我递交的表格空着大学那一栏，这让老外不能理解。没有学士学位，怎么能上研究生呢？的确，我没有大学本科的文凭，这常常令我遗憾。

不过，我早年也进过大学的门，还在里面住过。那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当时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二团一连三班当泥工，施工工地在兵团云母总厂内。我们到那里干活，是为云母总厂重建厂房和宿舍。原先的厂房在五年前被一场大火吞噬了，我们这些建筑工人就被安顿在离云母总厂不远的业余大学内。

业余大学坐落在乌鲁木齐市的中心地段，位于阿合买提江路的西侧，是一座四层的楼房，在当时也算不矮的建筑。这幢建筑的大门已经损坏，但是门侧依旧高悬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业余大学”的招牌。据说，这所大学三年前被横扫掉，两年前被造反派占领过，一年前被保王派攻克了。于是，教职员工便四散串联而去。

我们整个连住进了空荡荡的大楼，泥工三班和机械班被安顿在二层的厅堂里。厅堂高敞宽广，两个班四十几人将铺板顺着四面墙壁排开，刚好满满当地住下来。清扫完毕，

我选定西南的角落，将四块长木板拼凑架好，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我感到很舒适，因为此前在乌鲁木齐肉联厂冷库工地施工时住的是地窝子，那是在妖魔山的半坡上挖土搭棚盖成的。相比之下，业余大学的大楼真是坚固的豪宅啦！我没能上大学，却住到大学的厅堂里了。

不过，还有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我在清扫厅堂的时候捡到了几本书。那时候的图书，并不依据现行的图书馆分类法划分，而是按照革命与否的标准分作两大类别的。第一类是革命的，如红宝书，又如样板戏剧本，还有马列文献，它们供学习之用，在新华书店敞开供应；第二类是封资修的，它们会使人“中毒”，仅供立场坚定者批判后销毁，新华书店里买不到，也不便张扬地阅读。我捡到的那几本书就属于第二类，实在难得。关于封资修的图书，是这样划分的：“封”字头，是中国传统文献，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资”字头，是欧美等国的作品，属于西方资产阶级；“修”字头，是苏联的作品，属于修正主义。我捡的书中有两本至今还记得，一本是《摄影艺术表现方法》，另一本是《温泉》。

《摄影艺术表现方法》的作者是吴印咸，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中国摄影界的泰斗。这种摄影方面的图书不知道该归为封资修中的哪一类，我纳闷过。吴印咸讲的艺术，与当时喧闹的革命气氛并不协调，与现今专门依赖声、光、电渲染起来的景象也迥然不同，是自然的，朴素的。吴印咸的书将我吸引住了，它让我梦想去当摄影家。十分遗憾，我拿

的是二级徒工的工资，每个月 36.5 元。买不起照相机，只好放弃当摄影家的妄念。

《温泉》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莫泊桑，他的书显然属于“资”字头的。我一口气就读完了这本小说，感动得睡不着觉，竟又梦想着去当作家了。史贵明是和我一起支边的工友，现在再碰到一起，就称为老战友啦，其实我觉得还是叫工友实实在在。本来嘛，我们不过是一群泥瓦工，有哪一位打过仗呀？如今，我每次看见出入建筑工地的年轻打工仔，就会想起自己早年在新疆的日子。工友也好，战友也好，反正关系很好，思想感情常常会发生共鸣。史贵明也读了《温泉》，果然和我一样被感动了。在交流读书感之后，我们俩就将乌鲁木齐郊外妖魔山麓的几条溪流都用书中的人物命名了。这些命名中，我记得有克里斯蒂娜小溪、莎绿尔蒂温泉。此外，还有几条溪流被冠以要好工友的名字。这些工友是谁，我暂时不说，让人们去猜吧。

不久我发现，好几位工友都在读书，我就拿出藏在自己工具箱中的书与他们交换。他们手中还真有不少好的文学作品，这也促使我的兴趣从摄影艺术完全转到文学。时隔许多年，我难以开出当时读过的书目了。不过，有些名著令我至今未能忘怀。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剧本，那些辞句十分美艳，但我记忆得最真切的却只是楔子中的一句话，“猛抬头秣陵重到”。这七个字，在剧本中应该是最无韵味的过渡句，对我来说却含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秣陵是南京的旧称，

那里离我的故乡江阴县不远，所以读到这一句就会涌动难以抑制的思乡情怀。

在受批判的垃圾图书中，《桃花扇》应该归在“封”字头下。“资”字头下的作品，我记得比较清楚的还有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那本书中的情节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读得很慢，因为一边读一边在遐想，有融化其中的感觉。至于“修”字头下的作品，当时也读过不少，我还能够想起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中的若干情节，这本书在“文革”的中期也被列入“修”字头系列。书中的主人公阿廖沙就是高尔基本人，他满怀憧憬地闯荡，到喀山去求学，现实却并不如其所愿。阿廖沙只好进入所谓的社会大学，在接受社会底层洗礼的同时，从书本中汲取文化的营养。高尔基的精神令我景仰！我想，自己虽然不能够上大学，却幸运地住进了大学，那就把这所业余大学当成我的大学吧。

我又妄想当作家了。但苦恼的是，创作素材在哪里呢？我的生活很单调，每天除了和灰浆，就是担灰浆。每天的活很忙很累，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早上六点起床，学习语录，作“早请示”，接着上工地干活一小时，然后吃早饭；上午八点开工，十二点收工，然后赶快吃午饭，好多得一点午休的时间；下午两点开工，六点收工，然后吃晚饭；晚上七点开班会或连会，学习毛泽东著作，作“晚汇报”，到九点熄灯，然后统一睡觉。生活天天如此，一百个字就能写

完，还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作家们常常高谈阔论的创作源泉到什么地方去找呢？令人郁闷。不过，我看文学作品上了瘾，不但利用午休的时间，晚间熄灯以后还要到厅堂外的廊灯下读书。自从沉迷上读书以后，星期天和节假日我哪里都不去了，只是在我的角落里躲着。可是没有老师指点，我并不知道如何系统地钻研文学，只能凭着兴趣去读一些文学作品罢了。

我能用来与工友交换的图书寥寥无几。有些工友的工具箱就像聚宝盆，图书层出不穷，而且还在不断更新，我觉得奇怪。终于，一位工友忍不住告诉了秘密，他带我来到大楼的顶层。打开虚掩的铁门，一股霉气扑鼻而来，我定神看过去，随即雀跃起来。原来这里曾经是业余大学的图书馆，经过“文革”的横扫和造反派与保王派的战斗，便成为一片狼藉之地。书架坍塌着，所剩无几；图书凌乱着，散落遍地。我不知道现在的青年能否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狂欢。但在一阵翻捡之后却失望啦，我来晚了，没有找到好看的小说。被我带回来的是一部《中国古代史》，作者是夏曾佑。这部《中国古代史》可能过时了，它却使我从漫无目的地泛读转向系统的学习，从欣赏文学作品转向研读历史。我的兴趣又改变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事件，使我的读书活动严重受挫。兄弟连四连的北京知青受到极“左”分子错误的批判，最终发展成为政治迫害，而且殃及到几位“封资修图

书”的收藏者。这场迫害在其他连迅速蔓延开来，终于有一天我也被工作组传唤去谈话。我算佩服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所说的“蝴蝶效应”了，那连锁反应来得相当之猛。四连远在乌鲁木齐的郊区，当时的通讯也不像如今这样灵便，但是批判运动却很快波及过来。我一直专心读书，不关心“文化大革命”，没有立功也无错误，所以不怕传唤。不过，我也有软肋，那就是常年在读“封资修”的图书，这会成为被揭发和受批判的充足理由。

第一天的谈话气氛就很压抑，要求我清查头脑中“封资修的流毒”。四个人对付我一个，工作组三个人，加上连长。请原谅我忘记了连长的名字，只记得他的外号叫乌拉稀，全连的工友都知道。因为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色，乌拉稀从砖工班长直升为连长。工作组组长的名字也记不得了，漆黑的脸庞，鹰钩鼻里吸溜着黄绿色的鼻涕，讲话阴沉沉的。鹰钩鼻让大家翻开语录的某某页，我记不准那一页写了什么内容，好像是革命与不革命的界限一类的话。我担心起来，因为凡是与这一页挂上钩者，其问题的性质往往比较严重。为了显示水平，鹰钩鼻领头放大声响地念起这段话来。可是，突然安静了，鹰钩鼻停止了鼻涕的吸溜，另外三个人面面相觑着。原来鹰钩鼻念错了一个字，一个关键的字！结果，原本革命的语言，被他念成了反动话！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心中可就乐啦，绝不能错过这样的自卫反击机会。我马上声称要到团部去揭发鹰钩鼻的反动言论。念错语录，不管

有意还是无意，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罪过，远比读几十本“封资修”的图书了得。当天的谈话僵持着，进行不下去了。这为我赢得了时间，我连夜将手头“封资修”的图书转移出去。

第二天，工作组不再与我谈话了，径直检查我的工具箱。箱中，除了工作服和铁抹子，还有两本书——《材料力学》和《资本论》，以及食堂的饭票，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当天晚上召开了全连大会。乌拉稀连长神秘而又严厉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居然有人在看一本宣扬资本主义的书，工作组已经在这个人的工具箱里找到了铁证，对这样的事情一定要认真追究，从重批判！工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在纳闷。我不禁猜想，《材料力学》与资本主义不搭界，难道乌拉稀不知道《资本论》是谁写的，竟然误将它划到“资”字头的图书范畴了？不能怪他呀，因为那本书的封皮破损了，作者的名字一时看不到。我的猜想应该是对的，乌拉稀后来矢口不谈批判我的事情了，鹰钩鼻也不想给我念语录了，他们大概弄明白《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啦。

虽然工作组不再找我的麻烦，但是我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一度想戒除读书的瘾，专心一意地做好泥瓦工。不过，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绝对经不住诱惑。一天，睡在我相邻床位的郎运来师傅悄悄地告诉我，他家中藏有《史记》十册，愿意借给我看。但是，我必须接受他规定的条件，那就



是每个星期读完一册。对于如此“苛刻”的条件，我非常乐意接受。从此，每个星期日的晚饭之后，我就盼着郎师傅从家里返回工地。他塞给我《史记》中的一册，我则归还给他读完的那一册。《史记》读完以后，我接着从郎师傅那里借到了《汉书》，条件依旧。

差不多在我读完《汉书》之时，云母总厂的施工任务接近尾声了。我和史贵明被转到位于南山阿拉沟的工地，郎师傅则留在乌鲁木齐。

后来，我既与摄影无缘，也没能成为作家，而是当了一名历史教员。这样的命运，大概与我在业余大学最后读的是历史书籍有关吧。四十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业余大学。但是我纪念着它，它是我的大学。

## 二、我与图书馆

我最早接触到的图书馆，就是上节谈到的新疆业余大学图书馆。由于遭受“文革”灾厄，它的藏书惨遭损失。岂料，我却因其祸殃而获得读书的机会。那时候的读书很泛，因为所见都是“破四旧”之后的劫余，所以到手什么就读什么。由于漫无目的，兴趣成为决定阅读程度的标准。有的书题名颇佳，内容却极粗糙，更谈不上吸引人，读过几页就抛弃了。现在想起来这番体验其实也是一种收获，因为它后来时时告诫我，写文章不得马虎，否则下场就是纸篓，甚至